

蒿宮

西伯侯姬昌人在他住的窯洞門口加了大屋簷，他叫兒子們來幫他多開了幾處入口，每一處入口都搭蓋起屋頂，用加厚的茅草編織而成。

他是見到了女醫景的窯洞口厚實的茅草屋頂所得而來的想法，他只要多開幾處窯洞口就成了。可是大門口的大型屋頂需要大木為柱才能支撐，西岐的巨木長在山上無人能伐，只好砍平地的蒿木來用。

蒿木筆直粗疏，無須工匠使墨鑿榫，大斧劈開就能架上，方便無比，西伯侯再將窯洞開鑿多處，擴建後稱為——蒿宮。

蒿宮就像兔子窩一樣，室室相連有多處出口，以地道連接各個大小土穴，其中一大穴為大堂，西伯侯姬昌每天在此接見來人，各部族的部民們，幼小的兒子們和小兒們和他們的母親或是養娘來，人人都需向他行跪拜禮。每一個才學步的小兒都要向他匍匐行跪地磕頭大禮，他說這叫立規矩，無規矩不成方圓，不是嗎！

媳婦們就自由多了，西伯侯姬昌畢竟還沒昏聩到要南伯侯女噩向他跪拜，更不敢輕易叫帝乙之妹妹喜已來覲見他，這兩個女人他得罪不起。

雪女芊芊他曾經在曠野中見過，美得不食人間煙火卻召她不來，現在她又住回茹宮，見面更難了。

其他的媳婦們就屬姬旦的妻子，燕京戎女勒最為恭敬謹慎，她每次來蒿宮覲見他，總是跪拜有禮，且半跪著和西伯侯說話，她請求他的事，西伯侯姬昌無不答應，漸漸的，大家摸透西伯侯姬昌的口味，有事相求的人來，也都半跪著說話請求，他也無不滿口答應。

西歧的羌民和西伯侯的妻子們都來這一套，把西伯侯姬昌捧得如同天上神人，更把西伯侯姬昌樂的昏陶陶。

不管是昏陶陶還是神人，一見到妹喜已還是要破功，妹喜已來蒿宮總是大包小包各式甜食點心帶來一大堆，肉乾酒釀和醃菜、豆汁、肉醬……，一甕一甕的送過來。她怎麼處理的人人都知道，卻不是人人都能作。西伯侯姬昌很歡迎妹喜已，她大方有禮，她只行蹲禮，殷地朝歌女人的禮節，其他人也學不來，誰要是學妹喜已行蹲禮，保準讓西伯侯姬昌皺起眉頭，發出咄咄怪聲，立刻不苟言笑。

紂王想念姊姊妹喜已，他深知姊姊下嫁西歧世子姬發，是帝乙出於攏絡部族的考量，他每隔幾冬都要從殷地朝歌送去五輛大車的絲、棉和糧食種子、麥芽糖等物件，這讓妹喜已有了更寬鬆的安排，她請姬發帶著人手，將茹宮後面，靠山壁的地方開鑿土穴存糧，她也釀酒，酒麴就來自殷地朝歌，她行事大方，讓西歧部落的人民看見了溫和閑靜、慷慨大方之美。

芊芊回到茹宮居住，她抱著妹喜已哭泣不已，妹喜已像姐姐也是她的娘，她自幼被送到孟門養，失去雙親的芊芊自嬰兒時期就在孟門養大，從沒受過烏煙瘴氣，十歲隨著妹喜已遠嫁到了西歧也是她自願前來，妹喜已當時不忍她年幼相隨來此受苦。

誰知道才來三冬，都還沒長大及笄，她就被西伯侯姬昌指婚，當時妹喜已還摸不清楚西伯

侯的為人不敢違拗。她不忍芊芊受委屈，不時示意姬鮮讓芊芊回來，姬鮮不肯，他寧可用強，他變態的把女人糟蹋了，也不肯讓女人活得有尊嚴。

姬鮮失去了女人的心，也失去了女人的力量，從此以後，他一生都不會快樂了。他看著芊芊越大越美麗，他不敢靠近芊芊，靠近她會冷死。

剛開始芊芊還不能抵抗他，誰知道當他去了一趟殷地朝歌回來，芊芊更美麗也更危險，相比之下，孤竹君的三女，花、蕊、芯，簡直是三個俗物。

西歧周部落生活艱苦，她們迭有怨言，西歧枯燥無聊，她們更是怨恨不已，這裡滿眼黃沙、厚土，山高難爬，四季又沒有雨水的滋潤，水多苦泉，戎鹽井更像荒廢的牛墟，荒涼無比，西歧和孤竹屬地不一樣，那裡冰天雪地裡還能開出白蓮花來，雪蓮花摘來用蜜糖醃漬，一朵一朵又美又好吃，西歧！連燕青都種不出來。

燕戎戎女勒謹尊養娘女醫景的叮囑，對西伯侯姬昌一定要禮節周到，她甚至自動降格，用小兒或婢女的禮節對他，養娘說了，西伯侯姬昌除了和女人生孩子以外，他每天想的就是入主殷地朝歌當人主，所以他半生都在練習、甚至幻想，眾人匍匐在他面前膜拜他。

春天的耕儀祭祀，他也只是扶著犁，做做樣子，他甚至連一隻耕牛都不會套，祭祀過後，他的田地就由兒子們耕種，他一概不管。

西伯侯姬昌的兒子多，他需要更多土地分兒子們種植糧食，所以他只要知道有部民家庭沒有生養兒子，他就尋隙處罰那戶人家的男子，沒收部民的土地來賞給他的兒子們。

在西歧周部落一有這種事，就會發生悲劇，女人哭泣悲傷，無論如何，都要去養一個兒子

來，也不知道是幸與不幸，自此西歧周部落很少有孤兒，部民們生了女兒，有時也被裝扮成兒子養，用來欺騙西伯侯姬昌的耳目。

西歧周部落還有奇怪的事情，一個男孩眾人養，女人難產斃了，男人將失去母親的孩子送給失去孩子的女人哺餵，可自家又不想失去兒子，於是，一個兒子兩家人共有也是常有的事，小男孩認兩家為父母被稱為——契子。

女醫景還告訴女勒，要想得到西伯侯的指令，就必須對他恭敬異常，但是不必哀求，而是懇求，這樣姬旦才能活下來，有了西伯侯姬昌的指令，就無人敢奪他的土地或物件，姬旦雖然不能下地耕種勞作，但是，只要姬旦活著，活著就有希望，你就有希望！

女勒明白這個道理，只要她的男人活著，不管女勒有無子息，她和養娘就有依靠，其餘的，她們自己能想辦法。養娘的醫術越來越精湛了，西歧羌民對女醫景非常尊敬，有時候女人難產，或是死胎下不來，眼看著孕婦也快要不活了，她拿一支銀針，往女人右腳小指爪尖一插，灸三粒小麥大小的艾草，胎兒或胎衣立下，救活了不少西歧婦女和嬰兒。

蒿宮的糧食由西伯侯姬昌的兒子們供給，醬料脯醢由媳婦們送來，柴火鹽炭，由部民奉獻，西伯侯姬昌的日子過得好，至於衣服、布疋、刺繡，由部民家的女眷，尤其是茹宮嫁出去的侍女們，不定時提供給他和他的妻子們，西伯侯姬昌可以每天垂拱而坐，坐在蒿宮的大堂上，接受部民和兒子們的跪拜，有求於他的部民和妻子們，天天都來行禮如儀，晨昏定省。

姬旦是活下來了，他二十三歲了，養娘對他盡心費力，保住他一條小命也養他成人，姬旦對養娘很感激，尤其住在養娘這裡，再冷的天，他都能保暖活著，姬旦自幼體弱，下地耕種、

上山砍柴對他而言勞務過重，他又不耐寒暑，缺柴火難過冬，缺糧食！他是幾天都捱不過去。女勒體健能幹，下地能種，每歲春耕她都要去田裡工作，羌民送給女醫景一片好地，夠女勒稼穡耕種，還能培養出一些藥草。

羌民會定時送炭火米鹽和野物來給女醫景，女醫景所住的窯洞被羌民稱為——生門。

西伯侯姬昌對女醫景的窯洞被部民稱為「生門」這件事情很憤慨，他才想將蒿宮命名一個什麼門來住，不意這個「門」就被女醫景給用了，她僭越了！西伯侯姬昌很不高興，他想去看看生門，那裡面又是怎麼回事？

生門外，蒿草屋頂厚實，細文本作柱支撐大樑，屋簷下掛曬許多草藥，門帘素面潔淨兩邊拉開，裡面的女人很多，也有男人。

藥香撲鼻，竈腳異常寬敞砌有十幾隻小竈，各種陶盆砂鍋壘在架上。內裡窯洞無數間，雖沒有西伯侯姬昌的蒿宮那麼多居室，但是大堂也頗有規模。西伯侯帶著侍者和從人，一大群十幾個大男人湧進了生門。

生門裡的眾人見他來了也不停歇，繼續忙活自己手上的工作，只是女人們都低頭斂眉不肯看他，男人都垂頭彎腰，假裝自己很忙碌。

西伯侯姬昌很滿意，生門裡的部民不分男女，都對他行為恭謹低頭斂目不敢直身看他，這讓他的神情有些鬆懈了。他到處看看，每一個居室窯洞都去看，有人住在這裡接受醫治，最多的是女人，大肚子的女人，當她們看見西伯侯姬昌來掀帘子巡看，每一個女人都神色驚恐驚聲尖叫。

女醫景不知跑去哪裡了，生門裡只有女勒在，女勒跑來向西伯侯行跪拜禮，她跪在地上懇請西伯侯到大堂去坐，請求他和侍者們不要到內裡去掀帘子看人，她說女人生產汗穢，這樣是對西伯侯大不敬！

西伯侯姬昌在大堂上高坐，原來在大堂裡的人都跑光了，只有竈腳還有人顧火看藥罐子，姬旦也來向父親行禮，他單膝跪下，只行常禮。

但是他是西伯侯姬昌已成年的兒子，比起伯邑、姬發和姬鮮他們對待父親姬昌都要恭敬，這也讓西伯侯姬昌感覺欣慰。

女勒和姬旦夫婦倆將西伯侯姬昌吹捧一通，說他親民、愛民，能苦民所苦……，能體恤人民，說他能來視察生門裡待產的婦女是有大慈之心……，能接受女勒的建議是大肚量，能接納善言，是一位最有愛心的侯，上天會賜與他吉祥……，如果繼續保持這種心意，築壇之日不遠……。

女勒和姬旦送了一車子好話給西伯侯姬昌，把西伯侯姬昌心裡的怨氣都消彌殆盡，西伯侯姬昌滿面春風的離開生門，就讓這裡叫生門吧！生生不息，他的部民會越來越多，他就有機會築台祭天了，這會招來好運。

女醫景沒有走遠，她不想見姬昌，她更不想讓西伯侯看見她，她早已滿頭白髮，容顏憔悴。

西伯侯姬昌已經忘記了她，當時她十五歲，是姬昌的妻子之一，三載天亡一子一女，讓她傷心痛苦頻死，如果不是出身醫家，她自醫自治，也活不下來，後來有又藉機領養了病弱的姬旦，在西歧苦地她才有了活路……。

女醫景深知西伯侯姬昌的為人，她太了解他了。現在，女醫景只想自由，不再讓西伯侯姬昌看見她，甚至她都想，永世不再與他相遇。

甲辰秋，殷地朝歌送來五車種子和米糧絲棉等一應物件到茹宮給妹喜已，也捎來了殷地朝歌在南單築台的消息。這個重大事件，讓西伯侯姬昌失眠好幾日，殷地朝歌的紂王居然能築台了！南單之台！西伯侯姬昌忍著氣，膠鬲居然沒有差人來通知他！他需要想一想。

自從殷地朝歌役者來過以後，西伯侯姬昌的臉面更加嚴肅，西伯侯四十六歲，鬚髮豐茂，正當盛年，他還有兒子不斷在出生，他很想帶著一群兒子們和部民們去殷地朝歌，入住孟門，擁有南單之台，他多麼想要入主殷地朝歌啊！

殷地朝歌的役者們走後，西伯侯姬昌居然發現，生門的女醫景和殷地朝歌的醫者有往來，東門市集老醫者仲民家也送來醫藥和布疋給女醫景。

若不是散宜生送也送來銀子和絲綢，讓他知道了膠鬲並非沒將他放在心裡，這個膠鬲還是禮尊他的，這才讓西伯侯姬昌對膠鬲放心。

冬天眼看著就要到了，家家戶戶都在晾曬肉脯醃漬食物，西伯侯姬昌只想著來歲的春天他也該動手築壇了，這些事情，他需要找兒子們來說。不急，等冬天圍爐時候再說吧。

芊芊住在茹宮，她隨時自由進出茹宮，妹喜已不願意拘束她，她像妹喜已的女兒一樣在茹宮備受禮遇，無人能差遣她。

芊芊美麗，人人都想一睹芳容，可是芊芊冷峭，誰也不敢靠近她。只有妹喜已能抱著她說話，哄她睡覺。天氣越冷芊芊越美麗，一個人常到無人的曠野遊蕩，她只想獨自一人。